



歇菴集卷之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序

冢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代

古之所謂大臣以其宏術遠猷大其道以異乎小臣也小臣矜義飾節方不可抗直不可詘無溺職
鱗名可耳大臣則道在利社稷忘身名履大直蹈

大方無失其直與方之實而亦無避乎圓與曲之名此所謂大道非真大臣勿能與也古之大臣其操履名行非一日之積也積小臣以爲大臣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宋范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當其據軸秉樞不言而信未動而人孚之何應之捷哉然其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嫖小行無敢頗一毛之利當其前若虺螫隄潰望遠趨恐不給自其布韋以迨臺諫方州之時子孺子隸夫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之易

而不知其積之如是其艱也夫當世之耳目至淺矣大臣者言遠慮深或當於理利於君國而未能顯爲凡耳目之所闕闕而不得則疑是必其積索之素曉然信于天下如二曜五嶽雖有阨谷晦蝕而人積其昭朗崇高之信以不敢疑然後能伸其志安其身而庇社稷故曰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也然或者都大臣之位而踽踽焉守小臣之節廉於位貪於名勇於自完怯於爲主則豈國家建置孤卿大臣任天下之至意哉周以大

冢宰統百官權重無二至明革中書省去令僕之
號分六尚書統之吏部歷數千年而大冢宰始得
其職然旁掣下漏銓叙黜陟非盡出於一也至今
日而尚書始得其職於乎豈非盛際矣乎比者天
子益明習吏事威福自持吏部所進退百千之一
未能盡中上旨而大臣不勝其守官守道養高易
退之志無以答上恩眷力引而去者相接其陳義
甚高立節甚固然余蒙鄙竊以爲與古大臣爲國
之道有合而有未盡合無乃重自完而未暇淡念
爲社稷計耶富平孫公昔以名御史犯權要濱於
危者數矣再起持中丞節不合而退志芳潔名顯
聞天下之人莫不曰孫公今希文君實也旣掌邦
刑總風憲晉於天官朝士望之以爲斗極一六大
興除皆著語金石垂之永永蓋公所積累者久取
信也淡故行有基而施易達耳夫大臣之道不易
知也知矣而無所積猶不可行可行矣而或重自
惜無顧國事又不能行然則履大直蹈大方乘大
權行大道非我公烏乎屬哉天官者以君之人事

君以天下之位官天下者也奚必其不順奚必其不和吾爲迂爲爭以自高少不合悁悁焉不終日而退此羣臣庶僚苟塞責者爾若順不比和不同無潔去就之迹安其身以安善類安朝廷此真大
臣事也爲彼則術甚易名甚榮爲此甚難而猶未免爲凡耳目所疑苟非精白不二之臣忘其身併忘其名一意奉職無顧已便而又其生平足以信於人而道足以自信未易當此也今者公以二品秩滿聞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祖禰之廟所以寵禮大臣者甚隆備矣夫身備大臣之寵而顧持小臣之節免肩薦泰時鳥羽酬千金平交施報猶非之況君臣之間乎余有以知公必不出此余鄙人也幸得佐公辱公知故敢以古大臣之道望公不頌而規以自附古誼

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自丙丁以來東南連儉於歲浙所被尤甚天子至遣使發帑金賑救之不足則穆猷咨曰其維在人夫釐百吏計興除植羸瘵是在督撫都御史矣推

擇之必慎必周於是廷臣僉議惟太僕常公宜先是乙酉公嘗以給事中校浙鄉貢士故詔命下而其所取士若望齡輩相告語必曰我常先生其民之聚於此者咸喜相語亦曰我常公蓋曩者公自鎖院出而見浙吏民未能浹月耳狹吏民竊窺見則已仁其色而聲傳之遂若有私於公者而浙區區海壖浮土以其士民故重煩我公亦若上之以我公私浙也夫君子之用於上若楯然惟身所急楯必先禦往取士者簾內外時重改令則公持文

柄往河決梗運道發使者行河則公又往今所急無甚東南而浙捐瘠獨多縣官左右公以濟所急浙徼上德而成所私奚恠焉浙雖區區而其貢士與所貢財賦往往視諸省而贏雖數以士民煩公上意殆有在固不得謂私浙也明矣某聞古之君子有懷其具憂其人而不獲處其任者往歲浙一二豪猾伍伯市魁叫囂爲變而公爲休然長計思欲大懲其前而永杜絕之於已定故發策試士問所以治兵若民當用何術亦旣懷其具而憂之也

凡吏於浙者職不能兼治兵若民兼治之惟都御
史而公適處是任浙人亦幸也哉某聞之成事易
鑿成形易防惟橫作於所恃與其所狃而君子憂
之浙之得專有鎮撫大臣始於嘉靖某年欲以訓
師旅備島寇而已其時上下之耳目一於海而海
水之無沸者遂三十餘年然壬午之事反出於所
訓練豢養恃以禦亂之卒於是朝議都御史得便
宜往治師上下之耳目又一於兵而不逞少年乘
之又所謂奇散而不足備者由此言之其幾事斷
可識也我公中寬而甚晰有度而敢決常思以百
年之安貽浙值奸宄消釋角剷距落之後宜無足
爲而某新自田間來見下邑單戶轉展早潦問其
苦而似不獨在歲也望我公以懷來之久矣我公
亦將折始芽杜未萌徒無事云乎哉某公門士也
敢以斯言爲浙人券

霞城吳公擢大廉訪序

莆田吳公以臺省重職分浙以東積秩六七歲大
和其民其民相與計曰浙於天下方隅耳於浙有

三州於三州有越浙偏得我吳公三州私焉而越猶矐吾聞仁賢者天下之公資也吾州僻細而久賢者懼將奪我然公之勞不可不圖也非有顯陟無以慰吾小人陟而去吾小人又憂將柰何已而公以按察使都水事於浙位高秩晉矣而畝域未踰民之事公如祖禰曾高雖名輩日崇而尊親無改公視越亦若家長老時行畝剛疆理生植於數里之內若有如往而靡非其家謀於是會稽之人大慍厥志而舍然忘其憂焉夫浙澤國也天下之肥腴在吳越吳越人肥腴繫水利害違害就利視所司所司視監非重界之與久服習其地究知源委未易稱也吳越浸巨者三曰滬江湖江之巨曰瀾湖之巨曰具區曰鑑瀕滬之州六瀕瀾之州三受湖之州二此三浸者皆能爲大利大害者也諸州於水未有兼三者惟越負海挾江而襟湖三者獨兼兼則受利害也獨大其所需於上之人爲就所利而違所害宜獨亟得其人受賜也獨多吾州人之私我公久矣逮今始與一方十一郡之人共

之而以公所領職校諸水經謀厥緩急無論公惠顧弊邑而欲恩之勢固不得不歸重於越矣公雖去越越猶以地形偏受公重是公公之位於兩浙而獨私其政也且夫河渠陂澤田畷之司也畝澮溝塍細民之職也公爵愈高而於民事愈親去民迺更邇公其位而私其政遠其爵而邇其事則公在越不爲近居杭不爲遐越人安用以公去爲虞乎然予聞當今所患海波方蕩而河弱流二者尤水之大利大害也固圉於東北而通漕於中宜有忠智明練如公者當宁者將使公謀其大必捐所緩而小爲之端是舉也基之浙且捐矣浙者海之門庭而漕輓所根本也公奮謀底功樹大勩於二水浙又先受其利安論越哉

霞城吳公奏最序

昔者三代之盛建之君公卿士分疆列采各治其地子其民長永而無變其賢者或策名而起躋於三事終身未嘗踰厥竟土故上與下相比人與地相安器與用相習而化理隆備叔敖子產列國之

相也其名載於循吏邵伯天子之公輔也分陝而理自成暨康蓋當其時不獨一邑之采一邦之政各有專寄雖以連帥方伯之職其尊若周邵而猶久於事任靡所遷改如此至漢時爲吏或至長子孫歛觀其守相多遞徙易無恒惟黃次公於潁川再至而已豈其久任責成之意詳於下僚而猶忽於大吏何其遼哉震城吳公閩材也而生於臨海長於剡筮仕於越入爲天官大夫無何復簡外臺治兵於赤城由臺換省徙治越所領郡皆如故分省二品秩少逮滿者而公居越復三年滿自登第幾念載暨少時所遊歷不踰數郡風土飲嗜謠俗方言耳狎目化其遊於官也如遊於里之闌其理吏事詰兵戎山澤奧濞賢不肖主名冥日而熟計之如拾級登堂而闖中冓如從雲耳而譜高曾摘枝攬葉而究其根蒂也夫古今之不能相襲久矣習者不可使治而治者必不習其未習也凌競披捩而相疑方習又徙而他習久而無徙也則數疑與數皆非所以爲治也故無出壘之仕與長子孫

之官咸不可使於今其最類古者無如次公穎川
耳在郡輒賜侯爵徵而入卽位丞相可以無數與
疑而郡卒大理然少非更嘗之遊官仍一守之任
賜爵無連帥之重還郡乏三至之勞較諸我公已
爲非倫況其他哉固陵以東章安而北狎習教化
如公分茅賜履以有民社而忘其偶然公亦不鄙
夷其民樂而安之且若世家舊邑楚鬪鄭僑之儔
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忘超擢以去也漢人有言
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此郡縣之弊也夫當郡
縣屢遷之時而無失五等建侯之意此天子之私
恩越人所偏得豈易遇哉公之書績考功八邑令
羅君某等謁望齡言以獻望齡竊願以此言徵之
尊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於越美山水而剡其面晉宋間名雅君子歌嘯頌
歎盤游之地在焉其民巖畊溪飲業專嗜少無商
賈四遠之慕一耳目視聽以媚君君長於諸旁邑又
最名爲顓樸蓋吾郡海壖之僻壤也遊者不能時
至或企以夢其有仕而居於斯居而久宜不爲有

道者所厭薄也通邑會塗繁政囂下雖有名覽奇
觀而不關於目樂於志者有之若剡者殆幸而免
矣則上焉者之安其下下焉者之安其上莫如剡
宜而剡於諸邑顧獨以難治著號何哉自望齡始
有記聞以來令於剡而善遷去已去見思於民一
人而已不復覩也上旣疾視其民而被下以垢惡
名昏瞽獷狠囂於諍訟日月重襲不可剡剔下亦
弗克狎比於政而嘖有煩言以謗讟其君子斯所
謂兩失也豈異民易地後先淳薄抑何謬悖哉不
特其民然也其峙岑巖而流清泚前世所賞勝咏
奇者亦若有澗湍封蔽澁縮而迴却抱檄來者入
其疆若汜旋渦陟危棧心鬪目眩蓋不覺溪山之
入眼矣安在其居而樂乎非特不樂而已也未幾
而思去旣久邑邑若墜諸谷不得出於是剡之山
川果爲四方仕宦者所厭薄嗟乎山川則何罪乎
吾師英麓先生人望之以爲樸茂淳篤君子也而
令於剡愛先生者始無不以剡爲先生憂而難剡
者又或以非樸茂淳篤君子所宜處卽望齡亦私

慮之居無幾何聲翔問流期日而浹及考而成萬
口所喧列於薦牘考功受之厥有 恩綸推所自
始剡人舞手告語如譽於身如榮於家望齡詫而
問焉先生何道而得此於剡也先生曰吾邑之父
兄子弟實易與吾惟拙而已夫向所謂悍戾不可
諭教之民而先生獨以爲易與向之譎張險側善
謗譏其上者而親譽先生至問其道而先生曰吾
以拙而已然後知恆幅循常之果足爲治而剡之
人民易暱於仁易遜於德不至如曩昔所郵傳亦
見於是矣夫民樸而治巧如以造父之術調野鹿
故下駭而上惡其難今剡之民樸而先生亦退而
托於拙拙以馭樸是故上不煩而下不駭也民係
其樸先生成其大巧其相親譽不亦宜哉且先生
之德於剡非一時賜其舉數十襪詬惡之恥一朝
而雪之剡山之高水之清洗滌芟夷悉復其故訟
稀吏散仰而眺高頰而臨深腰墨佩銅傲然有隱
處之樂非獨剡之父兄子弟恐先生旦夕遷擢以
去先生亦安能不眷然於剡之溪山與所哺抱之

民哉又孰與疲怠厭薄欲亟去之者也望齡先生之門人喜其政成幸其近而得於親見又高先生之政得於剡者爲尤難而著於此儻不遂擯斥尚隸史官當有所述矣

郡侯石公榮簡序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貴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盡是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窳隆緇白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

之行而其蹟亦必不出於下與汙而壘容有汙下者下推之則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壘亦未有君子不高且潔者也於是名譽隨焉是果爲知君子者耶吾郡侯楚陽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有峻絕瑰奇之聲自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拙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用宜益饒報可遂擢我公兩淮所以寵異隆顯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頌天子經制之善用

人之周華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任其愛公者則
謂公行如冰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是猥雜地詎
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民與社比
者儉瘠興發方恃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大感望
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鑪蓮處淤何傷於
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舟
者欲漚之以浮顧從其棘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
公公亦烏可自愛負希闊之選然望齡知公亦有
不能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
者欲涅之至汗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汗而
令可見二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
夫公有道君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毀光曜
收聲響而壺之耳目短淺無繇得其精要採獵近
似動相指目使公以中庸平易之學而蒙峻絕瑰
奇之稱若揭竿而旌之欲逃匿弇藏而不得豈公
之所樂乎望齡至陋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
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公之所爲學其從事於聖
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之異而審其所以同故

有以內自足而不繫於世汜應於世而不以已然後知公之廉與其泄事之善有本也夫享體薦者不羨一脔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之淵閎粹密者既不可易知而聲景之餘收之而不盡者乃不免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舍然不亦宜哉公之行也其屬某等皆飫公教重公之行而思有以識其感也屬望齡而使之言公平日所以勉望齡者甚大不欲其以文字爲學望齡亦非敢學文字而已者也故所以贈公者其言之不文如此

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望齡初隸史官與其曹追頌署中先輩名公輔之休美咸言壽光太保文和公賢太保處眉州博野間賢俊糅錯也挺挺自致有殊特之譽雅操白意折而不悔天下稱之曰介而曰太保之介也和其爲文和哉望齡既退耕田間而鶴峯劉公來守越實惟太保聞孫劉公爲進士廿餘歲始獲一郡其不爲苟同俗自媚於世疑有介然難犯之容比得謁見而賓客誠有禮其顧金錢以吏事相交關者

噤不敢發庭館幾虛胥徒伍伯頽首重足唱呼之外聲氣寂然又類莊者公自處豁刻其於越噉豁之毛飲其水然未嘗有廉者之色與詞治務詳密而人顧樂其簡持法無所阿而常多縱舍僚佐讌集攀崇眺淡有登高能賦之雅而不肯一詣人飲舉寬與嚴介與和人各以意迭名之卒無所定而公於兩者實靡有適也夫狀玉溫栗譽酒清醇雙稱則美斯備單舉而德亦章國子嚴而惠名柳下介而和著如玉溫酒醇未爲偏辭由此言之謂公爲和者詎云謬哉公治越三年上其績御史御史中丞皆最騰章於朝於是褒崇之典其僚郡丞劉公僉判吳公黃公司理李公樂公之成也而屬言望齡昔詩人美召虎之功歸於祖德召公是似望齡不敏敢載拜稱太保之烈以對而曰曩者太保雖處政府其同官或有異意者公雖領郡海隅而僚友雖雖然顧足樂也和衷之美其邁祖德矣哉

太守右吾劉公榮觀序

會稽故山水之區元微之爲觀察也竇鞏之徒實
叅僚從聲詩唱和播諸文苑斯已盛矣而王逸少
爲內史至與支許輩遊談山澤蓋昔之仕斯地者
安其土風樂其閒曠不獨僚友叅佐有以其娛卽
在林藪枯寂之士咸得備遊從奉餘論當其時科
條簡而謠俗厚會稽爲仕宦者樂國今茲山水之
佳美非異也而俗剝習弊仕者望而畏之至於斯
者僚采相戒勉畢數君子之力以夙夜而恒慮不
給所謂賡歌流詠能之而未暇者多矣夫同宦者

且然而況其伏在林莽者哉雖然遊談吟咏之事
固非爲政者所亟也而事亦有異於是者孔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居是邦也事
其大夫之賢者夫道術性理上以求下而下亦以
求上故古之嗜道者樂得賢大夫而事之也甚於
儕友有其人則敢於上交而無嫌望齡退而耕於
野者十年於茲矣意常求得可事者聞所謂道以
安其易使之分而右吾劉公適來爲守劉公今之
有道者也靜而和詳而有體不任裘帶而曠然有

凌宇宙茹萬物之氣汎羣籙而不雜窺異教而總其同予蓋聞其風而悅之而以持服故於禮固不得見亦會郡多事公與諸君子勞苦而僅給故其縉紳若弟子員之志斯道者亟欲得公片言以開發蒙翳而亦未暇也夫昔之爲會稽者咏歌遊覽寂不亟之務而得爲之方外緇素之侶而優與從事今以公之賢上下相求之殷而明道闡學事又至鉅而亟然猶有未遑者予因歎古今事殊科條日煩而民俗之日陋雖以賢者爲之而力猶未易也雖然古之人固有目擊而相得者矣而況著諸行事教化之間乎予比嘗語人苟得郡縣自效者政理之善若某某皆可企所不逮惟公公之廉與仁可勉也至紛而愈靜罷而愈安粹而愈詳終恐不及耳夫紛而靜罷而安粹而詳固淡於道者徵也然則公所以教予所聞於公固不俟言語相接而得已厚矣庚子冬孟公以上計詣京師其僚郡丞馬公僉判周公舒公節推孫公寵其行也而徵予言予惟諸君子行能之高相與之盛旣什伯元

賈而樂其朝夕於劉公所以究明斯道聞吾未聞者必侈也又喜公政成而將歸真公過歸使鄙而昧如望齡者庶幾得比於支許之遊以祛所疑而飫所不足故緣託古事以致其私意今茲年穀穰比閭多盈民曰劉公寔富我公行矣其無忘終教斯民也哉

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予同年友蜀富順朱公守會稽靜一明允民戴其惠士飲其和三年以計最越人相率頌述謳吟之

業洋洋盛矣已而郡丞潯陽蔣公別駕新會李公郡理南康夏公皆新被朝簡先後來參郡事相與言曰吾儕蒙成襲寧於朱公惠甚厚公方拜膺贊冊榮施於禰廟可默無詞以賀迺謀於前別駕韶陽葉公共介幣屬望齡爲辭予曰吾越有三賢守皆蜀產也當漢世越境俶擾盜滿山澤時則以成都張公霸守移書開購鳴鳴革音民歌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夫定革隱亦以仁勇衛人是張公之我造也越故有水泉之利隄闕之政

而莫克宣也百受一吐中滿旁潰潦數爲害明嘉靖間蜀安岳湯公紹恩來守棧石醜流截坤維應玄宿歲以順成人以永賴越人之言曰天生湯公以恩紹也名寔命之矣夫流惡殺淫扞菑殖利則湯公之以也茲者時平年和郡中無萑苻之警土罄其利水歸其壑解繩之勞乘樞之績無所施用而朱公獨用廉率屬恬鎮浮簡馭事夷易近民然士民稱之比於二公由漢至明數千百禩更守千百而蜀三公前後相望若鼎峙於越予嘗徵其說

於三老子弟父老曰老人兒時識湯公公爲人儻蕩寬大秉褐表敗繡無廉者之色與下坦然人人得自盡然無敢罔者遇其鄉大夫有禮延接庶士周其私恤亦未嘗骫法也爲政簡要不煩當大事霆決山立不可搖沮聲施至於今惟朱公寔然故曰朱公今之湯也其子弟曰史稱霸爲郡表用名雋崇尚經術郡史孝秀誦聲淪淪然滿於交衢朱公之染我以德也士之囂者靜矣衰者正矣府中鳴鳴始爲公謚與予曰政譬諸醫鍼艾所以去壅

參苓所以補羸遏亂鋤暴鍼艾也勞人興利參苓也夫無疾而療則參苓之偏或害於鍼艾不若投石屏藥之爲愈也名興永利而寔擾之此政與時不相適之患也曩予謁朱公於京師公詢所以治越者予對曰越有朝夕之政無百年之事願公靜以爲之而已公肯首以爲然其治越逾三年矣而靜如一日遏亂不及霸興利不及湯而士民愛而頌之甚於二公曰蜀有賢守三豈不信哉夫大勇者氣沉甚辨者詞簡善事者常無事霸用寬弭寇湯以順導川然則公所用以治郡者固卽弭寇導川之術也特卷而未試耳公秩久且擢以去而時所急才莫大於治戎行河他日以公肩之知必辦予固以治郡決之矣越地陜小民舍力而用智奸宄百出不弔刃而盜風俗侈汰若浸稽天賴公以靜政範之稍稍革止其有功於越又豈直與弭寇導川等哉予久田里習丘民鄉校弟子之說聊舉以復於諸公益嘉蜀多君子而越人偏受其成也

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當萬曆初家大人以禮部卿視事冬官曹臨川吳公方居郎署每入論事輒移刻望齡時猶童子數從壁罅中窺客雖不辨何語然心知爲大人重客也自是每聞客坐連呼供茶不問心知爲吳公更十餘歲公左官順天府望齡亦幸通籍京師始以通家子謁公乍見依依不自知爲初交矣又數歲而公來守越越人疑焉曰古之君子畸選不得志於時者吾皆知其繇然其人多高元以异俗懷能而耀眾招妒誨讒自爲鵠的少失意憤惋叫嗥廢職曠工以逃於高閒若是者其累顛躓宜也而吳公無一於此然辱臨吾郡者二年矣久之方量移於杭吾無以知其然敢問予曰子亦嘗聞白居易蘇軾之人乎讀其書考厥遺事其曠朗夷粹千載可見思一遇之意必如涼風之解暘春氣之蘇體也然其於當世何如哉憎惡屏逐惟恐不力淹緩淫滯而不召此豈嘗立崖壑爭能負氣故爲偏奇如向所云乎然而若此者受獨而所操異也受獨者其材若氣固已蓋夫眾矣而所操又異君子未

嘗爲異也常願舉其職職舉必有不吾欲者夫居
官守職分耳吾謂爲常不欲者且指目爲詭恠以
蓋衆之忌而涉詭丑之讒勢所必不免也吳公由
部曹再領劇郡常廩廩奉職材識瓌異精敏絕倫
雖浚務弁斂而其穎不可盡遏此固所爲困阨之
道耳雖然匡廬赤壁詩賦爛日月江黃至今藉爲
光價而二公亦放浪其山水以爲娛其視屈伸得
喪竟何物哉今天以公幸越以越山水娛公不獨
中朝之人忘公於遠公亦樂而兼忘其久矣昔者
樂天守杭微之在越各美其風壤以相誇詡未有
定焉子瞻兩至虎林自言熟其魚鳥今杭亦公舊
遊也試以餘日尋蘇公堤上西湖魚鳥亦能識公
而公新自越往山水甲乙元白所爭者亦願於公
決之然公雖連蹇所至專以奉職爲事終日搢搢
功德在民而豈真畱連山水者哉簿領會計之間
卽超然空曠之趣非淡於道者不至是也公名在
天下惠澤徧大江以南望齡皆可無言言若此聊
以應邑侯之命

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已谿刻嚴峭固然而已而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冰雪於大冬千里一色無以著見其潔清不肖者側匿縮慙雖力足以紛華而猶忍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自予謬入仕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而行游友其四方之賢者多矣而所趨背亦少少偵易賢者居其間已若峩嶺之炎雪高寒之氣逼

心脾立毛髮人所驚望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愉愉衍衍而其後世若北門大夫佞倖迫不寄懟於室人之交謫此皆潔白修飭之士也其憂愉廣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廉吏也比又以廉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縉紳大夫一時無不知廉公而予不敏顧嘗有疑於公者數端廉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公舉進士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廉者下急

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鷲瑣碎之患而公簡易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縱舍廉者恒介特狷狹於人畸迂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士大夫無不親公者廉者節苦其意色常若伊鬱不平而公神和氣雄翫弄超越邁絕一壘凡廉者之所易有皆公所絕無而廉豈足以稱公哉夫難名者廣也簡易縱舍者平也與人親者其量夷也神和氣雄者其節安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立壁而公且未嘗有畛畦訾而堅則玉犯而割則劍而覘其外徒敝褐荆緱耳蓋儉而能廣嚴而能平高而能夷約而能安此所以爲公而廉又烏足以稱乎余聞爲治者非直靡然之患而翹然之患靡然者或覆人以所短而翹然者多繩人以所長故廉之於墨若白黑而治效不甚遠其翹然者害之也公旣以三載奏最誕受新寵名績所暨必有趨風而則效者是今天子建公爲標的而厲天下也夫倡天下之吏而廉非公獨能也倡天下之廉者而令爲羔羊無令爲北門非我公而誰任乎公其益

懋明德以寬平頌大者爲之標成弘之俗今日其
必有望矣公屬邑令長林君等喜公之政成而圖
以頌也則委辭於余余所樂有言無如我公者故
不敢遜避而次其辭如此

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古之賢而仕者所至必有與游有巖僻忽荒而無
其人者猶躡駁而取之韓愈於陽山柳宗元於永
則區冊吳武陵之徒皆從游咸士之淺者也當其
嗜而求之珪組之榮風壤川巖之奇麗舍此若無

與以處旣而獲之賦咏相屬言論相和寫煩鬱懷
怡然有以遺世而忘遠朋友交遊之樂以長人之
高倨其不能忘情至於此矣況夫隱身自翳塊處
而無侶獨行而寡踪者其得君子事之偃息其蔭
頡頏其羽樂宜何如哉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然則下之求於上殆異甚也夫仕者不
惟其川巖風壤之爲樂而眷焉於賓游處者不惟
以迪教率令爲嚴重猶必與于游從事君子以爲
幸古者上下之際其相求而有以樂多然也余退

居在野僂然無徒塊處獨行者無余過尤思得君子事之而會稽僻在山海間是非政事民社之司長佐之尊貴則君子之至於斯蓋鮮幸而辱以來來而請見以疎賤仰尊貴持刺頰首視門隸鼻息退就館其脰悄悄然僅獲通謁則眉間開相慶而舞故其狂狷者或引匿自遠不敢望公府況所謂游而樂者乎望齡歸之明年而新篁王公寔來倅越與余同禮部舉者也公冲襟而粹貌外似不足而內守堅強施於政簡靜詳練一視郡符一行餘姚令事不旬浹下之嚙口難化者皆謳頌公而又以其餘治古文務自胸吻已出之非直如今所稱秦漢者也以公之賢與文而余素習不介不摯而合焉豈獨無闕於上下臨事之分若今所苦而於古人相求之艱且不侔矣子游子羽之交得於武城蓋在同門之先望齡比肩於公也特蚤由同年而後厠毗庶幸且過之二子之相知也以不造室爲賢而余與公顧用游從爲喜何哉將余之愚不敢以附子羽而私自比於區冊吳武陵之屬耶抑

公知我形骸之外而余亦不宜屑屑形迹自好耶
無幾何公竟遷晉州瀕行過余歛歛公昔雖以薄
譴至然無訾於躬食其舊德非有牢騷之感而若
此殆不忍於迂鄙睠懷今日之好耳公行游中原
燕之南晉之北多奇士其游必有過區吳者顧余
屏廢孤寂舍公獨處如何爲懷因念去日不能盡
釋其涇涇之守朝夕於公倒出所抱由此言之猶
以不時造室爲恨恨也陸生某某輩皆從公遊而
樂者愴公之別徵言以抒之嗟乎微諸子之請也
余且得無言乎余且得無言乎

易州守陳侯榮蒲序

燕薊民習卓鷲負氣矜節善悲喜其俗然也昔者
荆軻擊筑易水之上而壯士更傳慕嚮倣之故燕
薊之俗易爲最焉夫燕周所以封召康公者也當
公贊政王室按行甸服諸侯之薰被者尚能醇醲
其化而詩人推本之皆歸而系諸召公今詩什具
在其於擊筑引徵髮植背決之詞不亦遠耶奚公
之德施式是南國而不能淑版章之遺晬也哉說

者乃謂畿甸狎近王者聲光在焉隨流乘風厥化
遙起而燕是時列在侯衛介焉邊隅去京師甚遠
難易深淺遂遼邈不相及耳明興燕爲京師而易
水環王城外二百年來文武成康之休澤浸覃克
塞而易密邇內地被化最先觀風而求所謂二南
者將於是乎採之曩時凌誅噉讙之餘氣日以礪
礪而一宅於粹和益絃誦興而筑歌廢舍其劍術
而錢鏹是求卽欲問荆高遺蹤於悲風寒水之際
而童子猶恥談之當斯時而爲治於易者其亦易
矣然易水昔號天險在戰國時僅藉以扞圍隣敵
而今六合一軌控護縈帶淵然爲天子金湯之重
寔難其守所以宣惠布和填撫其民社意必有召
伯其人者而閩麟崧陳君始以進士舉試於是州
據近畿當要扼覽古今之謠俗美王風之首被其
政主於化導而所興除趨羸急病如家事務推其
肺腸不爲華采表襮觀也然而名譽殊茂甚夫以
陳君之賢與易之近雖誰乎鳴琴於堂而聲馳朝
宇將日未暇盱況繁而徐之以迨夫三年哉陳君

之鄉人邠州君壤接德比飫於觀聽嘉君之以考
功最也而請言以章之昔者黃丞相與嚴次卿皆
一時賢能吏列郡以治而至相妣媿所操異耳夫
茲請也道成績明同心二善具焉若兩君者其賢
已乎陳君業已奏功且誕膺金爵之賞由是州而
致通顯異日者過易水上而聞有聲若歌吟者其
在甘棠之三章乎

邑侯羅公奏最序

豫章羅侯治會稽二年上其考稱最大夫士之以

文頌者大率以邑人慶快其一邑之政而歸美於
邑侯其言至備然未有明侯係於天下之重者望
齡以外父大理少卿商公命次當有辭敢明徵其
說商公曰子烏乎徵哉曰侯貌克其與人言也盡
商公曰淺哉子之說對曰此望齡所爲頌侯之深
而侯所爲絕倫超壺千萬而不可及者也比者望
齡偶讀宋史至寇萊公張益州而心喜之二公者
皆由縣令秉衡軸都方州其動若飈行語如霆發
獨立而不懼敢決而不疑此豈如壺俗卑陬悛惰

雀視狸聽將吐一辭半出中住舉手運足而負重
枳者哉何者其磊落倜儻之氣淳發而不可止而
回互覆藏之術有不屑也此古所謂真豪傑也方
我侯初蒞事余得望見於儔人間瞻其色詞灑焉
有概於衷雖弁服紳帶之表而肝腎洞然可望而
數此非恢奇閎遠真豪傑之識度而有是哉古稱
爲上易知易知則有親令與民最親也今不知民
與不知於民而令何親焉明不足以矚情偽覩善
敗又懼爲下所闕於是矜容設詞故爲不可知以

示之重凡爲上而難知者蔽在乎不知民耳豪傑
之士鏡覽刃割於上而物固已莫能遁安事齷齪
者爲乎以侯之才治會稽如責騏驎於數舍雖周
百里之用而常有千里之氣何者其神裕而材不
足爲也材不足爲故貌克神裕故其言也盡凡侯
所謂易簡夷曠者固密察精繫之極也夫天下長
無事可耳有則語伊優而貌淖約者奚足語於應
變之略其必有命在豪傑若張寇者以銷萌定傾
赫然爲社稷輕重以予觀之舍公而誰其儔也侯

天下才也簿領期會一官一邑之事以稱我侯所謂涔蹄狀溟渤烹鷄譽九鼎而烏足以言侯之大哉

邑侯翁公入覲序

會稽比苦無歲庚子大穰於是吳郡翁侯爲政茲邑始期矣民穫者咸曰此非歲功實我侯之賜先是邑多虎暴正晝攫人是歲皆遁去民又曰虎去吾侯實驅之有徵其說者對曰侯弱於嫗衆而強於禦奸曩上賦則丹地訟相反覆則破產侯至而

弛之逋而請紓期訟而請罷者必聽後償者不筭鉗而愧也輸平者榮于勝敵曩者胥卒舞奸以食吾小人吾小人之髓日椽以潤厥吻弗厭也胥未代主書者未煖席也而橐皆飽卒持符者甲踵乙踐其談至叱詈卿大夫囚縛孝秀小失意裂符走愬下者盡貲而止茲已期矣呼詬之聲跽藉之狀不接耳目吾鷄得止墀而狗得眠竈下誰力也吾上戴天而有秋冬中戴予親而嚴予父於吾侯如天際春如親恃母其嫗衆也和矣禦奸也武矣淮

和與武歲是以穰虎是以去難者曰今茲方數千里無弗稔者奚邑而無令獸之去來山林偶也貪一槩之符而拾偶爾之蹟以諛其上未可也陶子曰而不見夫月耶其盈也能愉愉而能悲悲悲愉者人情之變而月有二哉故均歲也而和戾殊均上也而謗譽異矣人惡夫蘇季之譎也而好夫諸葛之忠也故有非寔之謗歸其身而無從之譽流其嗣夫愛之淡者猶及於子而況當身乎故一槩之符偶爾之蹟吾非不謂然也然惟至恩者始能

收槩以爲功而至愛者始樂因偶以爲頌功槩者譽賢於特豎而頌偶者愛淡乎紀寔此豈飾名蹟甘貌言者所能及哉望齡方歛於郊往來山澤所聞農暉言與所往復適如此而是時翁侯且以上計行矣予宗人聚族爲帳詞望齡以季父命載簡夫采謹俗之論遠稽人情以陟明賞功 天子之事也抒中和之雅頌闡里校之褒譏以發揮美政揚諸 王庭士君子之職也然則郊野山澤之論正今日所宜載也遂稍次擇書之示無溢焉

郡丞林公歸福唐序

太史公傳汲長孺稱其伉直不容廷中以淮陽守病免而司馬安文潑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其後潘安仁推言之曰夫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蓋以拙自喻也陶子曰吾聞巧於君子矣中事會解時焚靜而理煩而斷赴機而捷持筭而微不聞以宦巧宦巧者君子不道也夫君子義以處分道以忘悶靜需自定之是非默反必復之氣機遂然而有餘適適然而無不可入斯所謂大巧也大巧智小巧黠大巧拙誠小巧拙僞詘信命乎天勞逸命乎心數得則無失拙拙者逸耳數失則無得巧巧者勞耳巧非必得之路而徒失逸拙非必失之門而姑舍勞然後知拙誠之智巧與黠巧之拙僞也福清瑞堂林公筮官宰吾會稽三年以讒去民懷思之去之十餘歲復來丞郡無幾時又稱疾解職於是異邦人之疵吾民者曰越非仕國哉再得賢者而失之其賢重公歎其連蹇者曰惜哉其不講於巧宦之術也於乎巧宦何事足爲公願獨公見信愛於

越越所以事公久而彌篤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越之人亦猶行古之道者也而有不安賢者之號於天下予竊恥之夫當今之治上下取相媚而已上姝姝悅民干譽違道下亦不務以道事上而甘縛其文貌宛若野火山潦歟然而集無幾而衰止去則涸且熄公教民以信臨下以莊與其鄉先生居以禮蒞羣胥以法事鄰守若監司以正一切魚濡狙喜之政象恭柔向之文將迎窺矚之術訛法容奸之惠無有也聞公爲令曰老史宿猾奉法饑困至詛公求速遷去而牧守大吏故有虛名號爲君子者亦憚其執守內不能甘入羣胥蝎譖公遂得罪去而其邑士大夫微逮山澤倪老則無不憤蕙於邑若身蒙詬恥父兄見侮願一朝解雪還之在位去旣久猶相率訟言之蓋公之誠信著於民相與攀結久而益章其始悶悶醇醇或不能若流俗驩然相媚而終大異於掉臂糜解山潦竭而野火滅也予於是知民生之厚雖以越之僻陋庶幾未泯獨所謂直道者未必存於老史宿猾與

曩之擁虛名在高位者耳然用老史宿猾槩越之士君子父老子弟令通國受其恥予所懼也此既往事矣雲陰解駿白日始見用信民遵熟軌馳亨塗於茲爲易而公竟以病免公去邑時大中丞王公直指彭公知其賢將爲抗疏伸理而二公皆罷歸事遂中止今秉鉉持節力能操去留者當公道昭明之時皆敬異公尤甚需以大用而公又偶疾作孟子有言臧氏之子惡能使予弗遇昔賢亦云斯事豈章惇所爲命也復何言哉公吏事明練纖

細畢察治縣所著科條至今尊用無改父老習官府者云他令雖號精敏然罅處皆可謾數十年內其不可欺公一人而已然則公固甚巧獨巧治民拙逢上耳公旣久嶺外有重腿疾所苦獨拜跽趨走之末未害政也而謬自退讓杜門如水行無以裝而夷然安之其處屯困之際抑又巧矣夫義命者君子藏身之善物也正難枉直難曲義也利鈍在時不在枉正通闕在數不在曲直命也公業已晰於義恬於命予復何言第公與越人上下相與

之道甚厚而觀者不察滋用大懼家弟安齡受知於公者也瀕行邀予言爲祖遂以告公之鄉人與四方之譽通毀塞不知而妄爲訾者公疾行瘳起施用有日亦願勿以越爲陋而棄之也

邑侯趙公擢司馬序

初趙侯爲會稽期年邑人頌之半問之咸民之單平者與髦士之修謹者高門大宗之嗜禮法者二歲而咸乃大服三歲而大懷其士曰侯無我暱近者禮我也其大姓曰侯寔完我愛我也蓋侯杖法守禮而力行之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其道久而益光七歲乃召而民謂侯去我速君子曰趙侯其知政矣政也者稟度循理以內協乎志者也稟度則壹循理則簡協志則安故神暇而不勞氣專而不回無求乎人而人咸宜焉夫人之心其異不可同其同不可異兩劑之訟莫可並德一閩之市莫可徧喻而有致一者蘇子所謂不言而同然之公也政適民而已適於異則擾適於同則神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爲政而

于譽此求適乎異者也動而見譽猶與道違繇斯
言之拂民者誠愚不肖之事而違道雖賢智不免
也今守令折節下士盛事也而俗以滋競其始跡
乎違道而究至拂民何者譽之所集在此不在彼
耳予嘗誦侯之言一邑雖小然政有體要焉得每
人而說之偉哉斯論足以宰垂矣吾見有以政說
人者究未必說也侯止乎度中乎理內信其志未
嘗違已以逢垂措法以徇物究也邑人懷之未發
乎軫而民心怵怵然已不任其思者蓋不言而同
然之契也尚書郎劇選無甚中兵中兵無要於職
方自茲所柄且日重公孫僑曰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侯度在會稽矣侯之行其鄉士大夫旣
合詞以贈予宗人僉謀曰侯庇我厚不可以從衆
遂屬予言而予言其大者

送夏鶴田諫議使琉球序

萬曆辛丑中山垂子尚寧上書言臣惟懦林於疆
事阻匿幽遐靡告於有司旦夕怵怵焉若流梗罔
屈屏處側聽不敢見先臣之廟者十有餘禩伏惟

鱗介陋族並並被冠冕幸 天子哀憐使使者封
植之禮官議宜如故事於是大諫議鶴田夏公以
其副將命往其同年友四十四人醵而觴之有執
爵而言者曰昔者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並而一覲
象胥傳王言諭說而已未聞有行李之勤至漢五
葉鶩於遠略使者四出通道博望之倫鑿空釣奇
而所適多大國壤地接比又善馬奇物足以奉人
主豐大之好然聖並猶絀而不談今琉球島嶼孤
陬道路絕險地不當中國有市之鄉物產瘠薄無

齒角之貢國家幸獎誠順存掌故昭示無外第如
曩者所畫因乃還船授命於海濱以無廢舊章足
矣迺煩侍從涉海波勤於蕞爾之國而無服强大
受珙獻琛之名與寔焉雖累朝所常行殆其可已
夏公曰如子所云是功利之規而豈王者覆載之
宏略哉夫王者之於遠人固不當算名寔商險夷
差擇於巨細强弱之數也蓋受之也如海臨之也
如神故一蹄之流有滴然而東者海必仰而茹之
溘藻錡釜而薦於明神夫非以誠信耶明興威鬯

於海內外靡不臣服然日本擯而中山封則誠狡
異焉夫琉球之爲國也歷世弗賓隋元之威敝兵
海上而弗能服至於聖人作玄化翔於是稟朔效
物越世彌謹其明信著矣是故列聖寵而懷之英
蕩之使圭弁之賚相踵弗絕所以褒賞誠節採掇
細微而無所利焉且王者固非獨兼容竝納而已
也且將錄善而討奸撫順而鋤逆故西伯至仁也
邊密存阮詩人歌之天子方興六師援三韓驅掃
蛟鱷復箕封之舊域強鰲旣誅宐宣布大公明至

信令鞮譯所隸較然知順逆徇嚮之效夫中山者
順等於穢貊而義同於共阮且故府之命在焉固
不可一旦廢也於是望齡再拜而言曰大哉鶴田
子之言揚盛明之洪業振當代之遠策仁以綏遠
信以守官是行也四善具焉管者匈奴嘗爲漢患
矣於是不憚重使計通西域名斷其右臂終漢世
戍屯弗輟誠謂其邇胡也今中國盛大北狄解辯
受號遠邁漢氏日本小夷跂踵思附敏關伏闕請
命者首尾數歲終見殄絕而中山壤域邇倭積其

信順雖天威燁震無所藉助焉顧用以風動海外
令昏族噤黨眊目而相尤曰曷榮於共曷瘁於克
中山獨戴天哉而吾烏用自絕於是悔往罪效新
涸豚魚輸其中孚虺虺斂其餘螫蓋將濯賢腸革
志慮寧直斷厥右臂而已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
不如仲山甫所以將明德音光昭於使命也惟鶴
田子明允而誠篤外朗而中勁理於會稽百吏得
職羣黎大和挽強淳澆靡者植幽者宣所謂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鶴田子有焉既入爲諫議則竭忠
而不阿獨立而靡懼嬰難犯之鋒鏑抉宵小之邪
謀所謂衮職有缺仲山甫補之鶴田子有焉率是
義也將之明之以懷弱國讐強寇建安攘之上略
藉銷萌釁於永永直頒瑞握節修故事云爾哉鶴
田子行矣式遙其歸以上佐天子升於大猷憲萬
邦也哉

中丞濟寰楊公恩命序

濟寰楊公節填桂林之二三年會天子方建樹東朝
覃敷大慶於寓內若曰旄節大臣朕所託專制一

方嘉與同之曰五嶺百粵幽遐阻澗大臣鎮撫其地有大勞顯功者司封其亟予是時望齡新從田間來乏官當制遂獲以職事爲楊公役其友人黃宮庶昭素公鄉人具爲道所以且言比討皮林也以三方之師誅小醜粵獨生得盜魁虜獲功最然吾不謂難獨公不忍殺人之仁與不得已而殺人之義以置山絡野之會而陰行其縱麇宥蝮之恩則公心藏之神明聽之僕固微知之耳吾子奉宣天子之命其勿忘斯言望齡受而颺言曰於休哉

予觀大易重離之義其君臣上下鴻名膚烈桴應而響合未嘗不歎其時位之盛夫火孕於木其卦震其德仁其位長子至離而盈焉故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秉鬯凝鼎之隆際乎離南方也聖作而物覩厥照所先宜在南服光遠而曜宜有大臣躬明德以應者故其上爻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有嘉者文明之極功也武而不覲文也幽遠畢達明也火生於木厥本在仁故曰折首獲匪其醜而已蓋師貞丈人之吉乎離下坎極於三

離上坎判於四三四大臣之位也明而用武既濟未濟之間君子有深懼矣故其爻皆言伐鬼方鬼方南方小夷也需而克之三年聖人之仁也折首故震而非亟也獲匪其醜故憊而非緩也夫是而賞從之故曰有賞於大國由斯以言長子主器元臣應期厥道靡二時會均焉今楊公都外闔填南極仗鉞萬里布昭天威無高宗三年之憊而有采薇一月之捷渠魁未縛則馳十道以賅之罪人斯得則開三面以懷之所謂折首有嘉公其有焉天

子方啓承華崇瑤山朱曦朗其重輪少海增其洪波飲至獻俘期會冥契夫五嶺百粵離照之位也弓矢專征正邦之爻也播川皮林鬼方之族也三驅解網匪醜之義也以丁兩作之昌符揚日中之景鑠大國之賞將焉避之離之時義大矣哉非盛德孰當此者乎於是贊冊旣敷壺賞遙及大都督組城李君獲以鞭弭事公南服受律稟竿共揚勲武貽書抵予曰願以子言章公之伐予素善病才又蹇拙蓋遜辭不可久而始載筆焉不足以奉宣

洪德昭示遠裔苟用塞李君意而已管馬援破斬
徵側戡定嶠南啓土於大邑然意殊嗷嗷自謂功
薄思一奮匈奴烏桓以靖北塞忠臣烈士之志固
如此公文武爲憲功高望崇淹頓一隅之地雖無
少介然而國家疇庸勸忠亟材授任之道詎宜爾
哉李君業旣徙而北公寧久安其在黃離元吉之
占乎黃中之色也元德之長也居中長人以奠綏
社稷吉孰大焉然則公其倣裴使者行當召公矣
真定守張公覃恩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解者曰
猶之乎郢之爲荆也邗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曷
會焉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衛從大陸作而
冀方乃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強荒冀
復恒山者所繇以治亂強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
冀者與陶子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
餘年而冀乃復稱帝都焉明之爲唐虞豈不信乎
夫恒四爭之地也簡襄之威張陳之雄憑險阻兵
馳騫其域至鎮於唐徼於宋析爲藩國淪爲邊鄙

牙兵燧火震蕩焚決不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
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
勞而晏然還於堯舜之世其亦幸矣而 天子猶
憫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擇良牧守往宣予
惠於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郎出知真定張
子之治粟於戶部也虞在公在出其治民虞在私
在歛公私出納之道交爲病吾見定之難爲也夫
冀古賦而不貢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輸其總銓
效其蒲葦供其畧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使之
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轂下之民耶而權
焉而鑄焉三品之金篚包之物朝箕而夕輦此無
與於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憊矣張子坦中而夷
外密理而宏目上奉軍府下拊矜粥居無幾而拏
者解構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翼民忘其擾五州
二十七縣之吏相與蒙休襲成稟受指畫以致諸
民又思歛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
長而無塗也於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於親者
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

社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齡爲之詞日記稱北岳
天之貴神溫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
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
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奠岳也主仁而建侯
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溫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
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禹功之盛也當時
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已
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寬平人和歲登庶幾作而
多穫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田作者古
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烈而追
美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者也望齡猥
鄙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溪守之請也奚辭

贈章泰宇文游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事出入稀簡至游山水或遠行數
百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不任奔趨及其躋
層磴躡絕頂攀援蒙密升降巖竇矯捷勝人而已
亦不測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
水至矣獨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

止來去之情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
吾游趣當益勝嘗從其姑壻章泰宇文學之其說
精微不能究也然予家自先壻嘗擅名於此子孫
好之不衰多白喜無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
服人者先君子無女兄弟從妹壻數人皆特親善
而丈猶用材藝見重每坐聽其論炙輠無窮終日
不倦每過從非旬浹留不聽去也天資警敏暢曉
吏務少年彎弓馳馬讀兵法欲擊虜塞外取封爵
壯圖不就褰衣萬山之巔部署川阜如帥料士伍
揆曠索隱如對敵決機遨遊四方用以耗其雄逸
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遇爲上客其深識者知其
中有所挾不專一技也夫丈於陰陽方術聊以寄
其雄心而予始學之乃欲以濟其嬾散盤遊之興
雖所托不同與壻之專專責福澤於枯骸委蛻者
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
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丰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

爲人見曉而藏密予讀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
焉而友今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
事其貌汎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與人多
得當嘗爲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
王先生高第弟子也志修潔行方果材必辦氣必
往不忘薄躬以利物危已而濟天下蓋吉州諸君
子多言理性至操行政事共推斗墟子咸謂弗及
然以斗墟子奇志烈行金鳩翔而天驥馳而醉心
折節以師友若人若人者退藏挹損挫鏗光曜而
見服於斗墟子是豈直矯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
表鵠於世者耶予姻人沈某丞黃平州逮事斗墟
子又具言其治平越事是時郡初建置兵後歲儉
苗率挺險新民流瘠公經綸草昧如湮洪馭驛亟
病若慈母之養瘵子有所擊斷霆疾而隼快計利
便白圭倚頓之鶩居遷也每出入山箐箐民咸搏
顙呼劉佛囹賊叛者要曰公親旦來吾暮下於是
雙騶引馬詣囹下賊望拜請服而公廉直自遂僚
屬不如指或面誚讓撫巡大府卽議論稍忤山立

廷下對質砰然蓋某所言云爾所謂操行政事率如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歎乏材有若者數公植節建旄棋置四國任墜民弊吏之職寧憂治耶而斗墟子顧屢被口語退而閒居僉歎賢人摧困不見知於時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當合守逮繫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終見原洒清循之名傳於中外繼更劇邑遷水曹郎所隸洲渾地數千里強禦斂手萑苻無諍旣擢縮曹篆猶攝治之中臺咸稱曰異數播人爲亂貴陽孤危亟守以爲守播平平越新造又以憲副行守事鏃來爲于雨澍爲蓋夫斗墟子惟爲人知故如此其急也人知耶不宜得謗卽謗不宜見舍而斗墟子卒用多口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易知然知人尚亦易事古語有之未有功而知其聖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知舜也以堯知人則難以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市人知人以國人用人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鑒也患在顯知而明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之賢而有功市人

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又姑徇之動曰
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子居貴竹時
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病裹足不
獲望見旣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四改歲
矣沈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其文言
諛說苟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聞
諸仲尼與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
智者知人子貢曰仁者人愛之智者人知之子淵
曰仁者自愛智者自知夫知人人人知愛人人人愛斗
墟子業身有之予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
昭融而高朗自知固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
願斗墟子以聞於師者質之明自子與吉之諸先
生而精求其道併以說詔我將請事焉

檀令王公擢地官序

今京師僑寄浮食多越人走轂下諸郡邑率徧漁
陽邇京濱塞軍府所寓尤大邑也故越之商賈工
伎傭書賃作皆集焉衆繁而營多率爲公私患薄
新城王公爲漁陽則惠收其人爲之獎善而教過

平諍而解疲立神以要之成著諸話言以董其不
率於是越人咸若於訓誨而忘其羈旅其仕於京
者相與言曰王公令檀也而宐越人殆長我哉夫
檀於京師古總銓之地也古者甸而侯綏蓋千又
五百里又三百里而後奮武衛焉然後暨於夷蔡
今枕邊爲畿居五大之重百里之內竝有甸要內
藩神京而外捍亭障致民頒條有京兆府之期會
焉詰戎調食有御史臺之籌策焉事叢職劇百倍
於支邑令雖精幹強力蓐食假寐取辦綱領猶懼
弗給瑣瑣賓旅之人於檀所職百千之一二公睠
而恩之若是之詳吾有以知其餘於用而暇於務
矣其安上而治民也必輯矣其揆文而奮武也必
舉矣迨參諸師論而然詢諸吾鄉人之旅檀者益
信夫任履知帥觀奕決勝吾殆以越人爲履履博
奕而知王公乎已用材譽擢爲地官卽其同官通
守高公以予嘗有家壘問言以萃其行余曰國之
有六職猶人五官也望伺先目聽斷先耳惟時所
亟而君焉自十數年以來國家有軍旅嘉會之事

左藏告誦版曹之選蓋難之矣方公爲漁陽外撫邊卒而內字吾民請而患應者之緩供而患求者之急若旱田之待灌而管井漏澤之不可汲也及爲度支而後管井漏澤者不在三而在公家又苦於應之不給而迫於求之不得不嚴蓋京與邊兵與民度支與縣令道相濟而勢交相爲瘡邊事不治則度支之術立盡故求計郎今日互得文武材具久塞下練習時宐者以覈名寔而去浮汰塞橫流之波衝經常之制然後中邊可灌注而無乏也周之小司徒會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比追胥蓋古戎賦統於地官兵食之源出於一而易審今主錢穀者不與軍旅對簿給賜以養不籍之人無用之士而不敢問自邊徼承平以來三十年於茲矣羨租餘賜宜在在羸積而上下仰口專需食太倉虛中帑以給邊而邊不得寔此其故豈可專求之內哉公世有簪紱倜儻而詳密沉斷而博聞明於政理習於邊務被鈴馳射靡不精貫檀民壞之以爲異日且節鉞吾土而今所處會計之任

當時之艱以所懷效諸籌策於緩急出納之間行有聞矣夫腴臘而遺汲出鄉而束縕此道做也有教之日子闕地而水擊石而火奚往而無地與石哉公所治漁陽故突騎處也營田募粟以實塞下古嘗用之有地與民而兵食具焉夫令諸邊稍稍自爲兵食而大司農之策其少紓乎予書生駕說謬以諗公公無笑也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庭宣中國

威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自都網覺義而大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香鑪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

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紬絹巾帨紉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載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氏然

夫北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鏃毅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拳跽僂偃如狎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較諸辯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裨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

壽之



